

「长篇小说」

再婚

热依汗古丽·米吉提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CHISO

再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婚 / 热依汗古丽·米吉提著. —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371-5969-2

I. 再… II. 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9664 号

再婚 热依汗古丽·米吉提 / 著

出 版 人	徐 江
责任编辑	武 红
封面设计	吾荣娜
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1号 邮编: 830001)
印 制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71-5969-2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联系。



《再婚》一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它的作者热依汗古丽却已经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2007年9月她逝世时年仅49岁。她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用汉语直接创作的小说通过汉语和维吾尔语两种文字正式出版面世，我们为此感到万分的惋惜。

作者在癌症病魔缠身的最后岁月，还带着她的手稿来过几次编辑部，并根据编辑的意见修改了作品。她一边积极治疗，一边忘我写作，在她的脸上我们没有看到对噩运的屈服，也没有看到过多的悲伤。在死神逼近的时候，她很虚弱，但不慌乱，仍然保持着镇定和专注，丝毫不放弃理想——在临终前留下自己满意的作品。她是用文学创作向命运进行抗争，她为我们留下了自己的生命果实，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子。我们相信，如果上天能赐予她更长的生命岁月，她会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她会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作家。

安息吧，热依汗古丽！

编者

2008年12月



临终的话（代序）

总算完成了小说《再婚》的创作。

心里总有一些话想要对朋友们说，可是又不能把这些话写到我的故事里，所以只能在这里单独述说了。

我并不是作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学爱好者。不知为什么，有时候我真的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惋惜。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文学，所以在小学、中学时代老师们看了我的作文都会说：热依汗古丽，你长大了肯定能成为作家。可是事与愿违，在大学里我学的是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后在司法学校做过教师，后来调到法院做过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长，最后经过多次考试还取得了律师资格。但尽管如此，我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热爱。

工作的时候，我的日子总是在没完没了的官司、审问中忙碌地过着，因为自己的座右铭是“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良心”，所以我对工作十分投入。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无论是我的父母家人、单位同事或是原告、被告，对我都是很感激的，尤其是我的亲朋好友们对我的工作非常羡慕。其实说实话，他们羡慕的是头

戴着镶有国徽的大檐帽、严肃地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热依汗古丽那威风凛凛的样子，有时我丈夫的朋友们跟他开玩笑说：“法官热依汗古丽戴着大檐帽一回到家，斯拉吉丁就会被吓得像个病猫似的，非常听话。”

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对自己感到不太满意，说得明白点，就是我对自己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日子感到悲哀。有时我这样问自己：“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度过吗？当我在人世间缘分穷尽、死神来临时，我就带着这些琐碎的小事寂寂无声地离开吗？”

摆在书柜里的那些厚厚的文学书籍成为抚平我心灵伤痛的灵丹妙药。在这些书的启发下，我拿起笔开始写作。我每天起早贪黑，伏案疾书，渐渐完成了几个作品，这让我欣喜。我越发为自己每天在单位忙忙碌碌而度过的时光感到揪心，于是有一天，我突然想辞掉工作，边做律师边写作。没过多久，我就兑现了这个想法，好几个律师事务所都愿意聘请我，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在创作我的第一部小说《天平随想录》的日子里，有一天我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我感觉自己的肺部很不舒服。后来实在受不了了，爱人带我去胸科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做了肺部透视，照了x光片后说：“肺部好像有黑点，立刻转到肿瘤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到了肿瘤医院，医生很快下了诊断书：“肺癌症状明显，必须马上住院治疗。”

昨天还是好好的一个人，转眼间就成了卧床不起的重病号，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我还记得自己对爱人的同事们说过：“肯定他们是误诊了，你看我这胖乎乎的身板，哪像是个绝症病人啊！”

我住院后不久，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汉文小说《天平

随想录》。看到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面世，我兴奋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趁着这个高兴劲儿，我开始了小说《再婚》的创作。

当时病房里的情景是，我坐在洁白的病床上，左臂挂着吊针，右手握着钢笔，膝盖上铺着稿纸。病房里其他病友们被无情的癌症病魔折磨得痛苦呻吟，而我则沉浸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忘记了疼痛甚至一切。有时看到病友们痛苦的样子我还觉得好笑，就好像自己不是癌症病人似的！我现在才明白，原来是我的作品在给我源源不断的力量去战胜病痛。在完成小说《再婚》的初稿后，喜悦的心情再次让我忘记了自己的病痛。

那段日子整天整夜地打点滴，每十天做一次化疗，治疗就这样反复着，家里的积蓄一天比一天减少。可能是我的死期快到了吧，医生们对我也不那么在意了。我爱人曾带我到托克逊县一个郎中那里看过病，后来我们又转去内地一家中医院治疗，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结果我的病情也没有多大起色，相反是每况愈下。那时我一闭上眼睛就仿佛看到自己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着……

后来，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爱人带我回到了家里，我急于在自己意识还清醒的时候与亲人团聚！在我住院期间，为了我，父亲日益憔悴，两个儿子眼泪都没干过，还有那么亲友们……

回到家后，爱人买了所有他能打听到的好药给我吃。可是我很清楚，自己已经没有几天了，所以我急于快点完成这部作品的结尾部分。但是爱人和孩子们想让我休息，不想让我再吃力地写作。我总希望在离开人世之前完成它，所以不能停下笔来。看到我这么执着，爱人最终妥协地说：“如果你能因此得到安慰的话，就写吧。”

我的病情严重到不能动弹甚至不能躺下的地步了。头一落枕

头就感觉心脏仿佛要从口中跳出来似的，非常难受。这个时候爱人和孩子们就会整夜整夜守在我的床前。

主啊，安拉！人世间、生命不过如此！人健康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生病和死亡，到了病入膏肓、卧床不起的时候就会心生无限叹惋啊！我真想哭。疼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就服两片吗啡，然后才得以喘一口气。看到我的人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位骨瘦如柴的女人就是当年身着司法制服、头戴大檐帽、威风凛凛、让人羡慕的“法官热依汗古丽”，绝对不敢相信……只有我那仿佛就要熄灭的烟头一样似睁似闭的眼睛和衰竭的心脏无力的跳动声才能让我相信自己还活著；只有儿子那满含热泪的双眼和爱人看我时充满微笑的脸庞才能让我相信我们一家人还团聚着……

的确，我还活着！但是死神就站在我的面前……想到这些，我伤心欲绝！可是看到枕头边上自己创作的这部小说我又得到一丝安慰，因为我最终完成了创作，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最后，我想对朋友们说：

我即将结束生命，告别人世，开始来世的旅程。别了，亲爱的朋友们，永别了！请你们宽恕我！如果有一天，我在病床上历经千辛万苦完成的小说能得到你们的翻阅，我会在阴间感到万分的欣慰！

别了，朋友们……

热依汗古丽·米吉提

2007年8月 乌鲁木齐



Kai Hun

再婚

1

夏丽潘，一米五六的小个儿，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她的眼窝不深，眼皮上的脂肪多少适度，它使得整个人显得健康有活力。

她身穿一件黑色的羽绒大衣，头上戴着黑色的头巾，这头巾是刚才在母亲七天乃孜尔^①仪式上朋友们戴在她头上的。按传统习惯，家里有人去世，女人们除了要穿素色的衣服外，还要披上或戴上纯白色的头巾。七天乃孜尔过后，可以换上黑色的头巾。这黑色的头巾至少要戴到四十天乃孜尔以后。实际上有许多女人过了四十天乃孜尔以后仍不愿意取下它，要整整戴上一年，周年日过后才取下，以表示自己对逝去亲人的怀念之情。

按习俗，七天乃孜尔仪式以后，丧主要由朋友陪着回自己的家，此时，夏丽潘坐在面包车司机的副座上，身后坐着几个朋友。

面包车在尚有些冰和积雪的路上小心翼翼地走着。马路两侧一个个的建筑和一排排掉光了叶子的树飞快地掠过。车窗外，迎着她的是不断地被卷入车底的长长马路和飘在空中不紧不慢地

^①乃孜尔：穆斯林为追悼亡灵而举行的悼念活动。

掉落的雪花。

眼前的一切，她似乎看不到。她的脑子一片空白。要说她脑子里还有一些东西的话，那就是七天前还健在的母亲的身影。几天来，无论她睁着眼还是闭着眼，眼前总是浮现母亲那永远带着微笑的白皙的脸庞。她在家里有两个外号，一个是“狗脾气”，另一个是“收音机”，意思很明显，就是说她脾气暴躁，而且话很多。可是，这些日子以来，她很少说话，只是不断地摇头。她不能相信母亲竟这样离她们而去，死前竟连一句话也没有和她说过。七天前，那个让她终身难忘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

早晨，她走进办公室，放下手中的提包，就习惯地拿起电话机话筒，拨通了娘家的电话。

“是你呀夏丽潘，你已经到单位了吗？”电话那头传来母亲那叫人永远也听不够的熟悉的声音。

“妈妈，你在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刚刚把房子收拾了一下，正要出去买菜。”

“你又自己收拾房子啦？不是给你说了吗，明天礼拜六，我和姐姐去收拾吗？”夏丽潘责怪母亲。

“你们工作那么忙，已经够累的，让你们回娘家时有一种赴宴的感觉，这样我才高兴呀。”

“谢谢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夏丽潘撒娇地说。

“哎呀女儿，我就喜欢听这句话，有了你的这句话，我的积极性会更高。怎么样，明天一定来吗？你哥哥他们也要来，我现在去买点新鲜肉，家里还有一个南瓜，明天咱们包南瓜包子吃。”

“南瓜包子！太好了，我好久没有吃妈妈的南瓜包子啦！”夏丽潘高兴地喊了起来。

“明天你一定要来呀，我有事和你们几个商量，你们兄妹几个谁都不能缺。”

“放心吧，我们一定去。”

她和母亲道了声再见便将电话放下。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刚才的一番对话竟是她和母亲的最后一次对话。

下午2点刚过，她接到姐姐卓娅打来的电话。姐姐告诉她，母亲住院了，是胆结石急性发作，要动手术，此时已进了手术室了。

“什么？妈妈早晨还好好的，怎么就住院了？”

夏丽潘只觉得脑袋嗡地一下，她感到胸口一阵刺痛，她下意识地揉揉胸口，然后收起正在装订的文件，拿起提包飞速地跑出了办公室。

当她赶到医院时，手术室门口的过道里站着她们家里的几乎所有的亲人。父亲苏莱曼，头发花白的六十五岁的老人也在这里。虽然默不作声，但从他的眼神中不难看出他焦急的心情。哥哥普拉提站在父亲身边，姐姐卓娅靠墙站着，眼睛半闭，脸上是一副痛苦的表情。在夏丽潘到来之前，他们就这样已经站了半个小时了。在孩子们的记忆中，母亲身体一直很好，除了有一点关节炎，常常喊腿痛以外，从未得过什么大病，更不要说是动手术了，今天突然之间被推进了手术室，他们都是胆颤心惊的。

“妈妈怎么了？她进去多长时间了？有消息吗？手术快完了吗？”

夏丽潘顾不上和父亲、哥哥打招呼问好就急忙地说。

“夏丽潘你总算来了。”

卓娅见到夏丽潘像是见到了救星似的，跑过来将头放在她的

肩上哭了起来。

“你哭什么嘛？先不要哭，告诉我妈妈是怎么进医院的？”夏丽潘用手摸着姐姐的头发轻声地说。

卓娅虽是姐姐，比夏丽潘大两岁，但由于长得身材娇小，猛一看，她倒像是要比夏丽潘小。

“中午妈妈做的抓饭，我吃了好多，妈妈也吃了一点。吃完她就开始喊胃痛，脸上流着汗。我想起有人说过，吃过油大的食物后胃痛，是胆结石的症状。我就把妈妈带来看病了，通过B超检查医生确诊是胆结石，而且石头已经很大了，医生说要立即手术，不然很危险。”卓娅给妹妹讲着，那神情像是下级在向上级汇报工作似的。

“没有家属签字就进去了吗？”夏丽潘问。

“不是的，没有家属签字他们怎么敢呢？我当时也和他们理论过，告诉他们只有我父亲有权利签字……”“不要说经过，讲结果！最后是谁签的字？”卓娅慢条斯理的讲话搅得夏丽潘心烦，她不客气地打断了姐姐的讲话。

“是爸爸。”卓娅简要地作答后不满地瞥了妹妹一眼，从妹妹身边走开，走到墙边的一把长椅子上坐下，不再理会妹妹。

夏丽潘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的口气有点过了，她也走过去，坐在姐姐的身边。到这时，她也才发现，爸爸和哥哥一直在看着她。

她来了以后只顾向姐姐问这问那，却没有和父亲和哥哥打招呼，现在又赶紧站起身，迎着父亲和哥哥走了过去。

他们一家四口就这样在手术室的门口等了四个小时。这期间推进去两个病人，他们的手术很快做完都先后被推了出来。母亲

为什么还不出来？他们急了。夏丽潘决定进去问个究竟，可是手术室的门口有把门的，任何家属都是不让进的。

四个半小时后，手术室的门开了，有一个护士探出头，左右看了看。

“护士小姐，护士小姐，我母亲的手术做完了吗？”

夏丽潘急切地问，可这时手术室的门又被重重地关上了。

“奇怪，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做完？现在胆结石的手术只是小手术了啊。”哥哥自言自语道。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不行，我得去问个究竟！”夏丽潘又朝手术室的门口走去。

“注意方法，不要大声讲话，好好问。”父亲叮嘱了她一句。

“放心吧爸爸。”夏丽潘走到手术室门口，给把门的说了些什么，约几分钟后，出来一个护士，脸色苍白。他们认出她就是刚才探出头又回去的那个护士小姐。她对夏丽潘比画着说了些什么，然后又随夏丽潘走到父亲和哥哥的身边。“护士小姐，手术做到了什么阶段？这都快五个小时了。”父亲急切地问道。

“你们都不要担心，没有问题，手术马上就完了。”护士说完，转身又要回去，夏丽潘抓住她的胳膊大声地问：

“你干什么去？”

“我回手术室工作呀！”护士理直气壮地大声地说。

“回手术室工作？你们是在工作吗？有你们这么工作的吗？一个小小的胆结石手术五个小时做不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给我说清楚！”夏丽潘声色俱厉地问，吓坏了护士小姐，她使劲地挣脱掉夏丽潘的手，一路小跑地进了手术室。

夏丽潘要追上去，被父亲和哥哥拉住。

“也许人家医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你就不要难为人家了。咱们还是耐心一点吧。”卓娅心平气和地说。夏丽潘看了她一眼，想要说什么，又止住了。

又过了十几分钟，手术室的门开了，还是那个护士小姐，探出脑袋向他们一家人摆了摆头，示意他们过来。他们四个箭一样地冲到手术室的门口，可那个护士小姐拦在手术室门口轻声地说：

“出了一点意外，情况不太好，正在抢救，你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你说什么？”夏丽潘的声音很大。

“请不要说话，请你们冷静。”护士小姐说道。

与此同时，父子四人推开了护士小姐就冲进了手术室。

他们被眼睛前的一切惊呆了。母亲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眼睛紧紧地闭着。几个医生护士在她的周围忙着，一个医生在使劲地按着她的胸，大概是在做人工呼吸吧。另一个医生模样的人在旁边摆弄着什么仪器，几个护士来来回回地在忙碌着，好像在清理纱布、注射器之类的东西，总之，这个场面既像是一个紧急抢救的场面，又像是手术过后清理工作的场面。

父子四个同时围到了手术床前。

“妈妈，妈妈，你是怎么了？”夏丽潘喊着，几乎要哭出来。父亲在她的头上轻轻拍了拍，示意她不要出声。

这时，那个不断做着人工呼吸动作的医生，停止了抢救的动作，对着父亲说了声：

“很抱歉，没有抢救过来，我们已经尽力了。”

这就是说，人已经死了。但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一家四口人

并没有马上反应过来，他们同时看着那个医生，四对眼睛，就像八个小灯泡一样一起对着那个医生。那个医生立刻觉得脸上灼热、滚烫，他的心在突突地跳，手掌心上已经湿了，奇怪，一般人都脑门出汗，而这个医生手心出汗。显然，这是一个善于掩饰真正情感的人。他看到眼前的四个人直视着他而没有说话，知道他们是蒙了。

“病人有心脏病，在手术过程中急性发作，我们尽力抢救了，但是没有来得及，病人已经走了。”他又明确地说。

这等于是突然给了夏丽潘一家人每人一刀，他们醒了，恍然大悟了。顿时，手术室里哭喊声响成一片……

第二天，母亲被埋葬。母亲永远地离他们而去。他们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这还不算，母亲的死因之谜成了他们的痛中之痛，从没有发现有心脏病的人为何突然成了心脏病人了？这其中有何隐情？

为了知道个究竟，从母亲走后的第三天起，他们兄妹三个就一直在往医院跑，质问当时主刀的医生，医生用最专业的医学术语回答得滴水不漏。他们又找到当时在场的护士质问，护士小姐的回答也是流利自如，把情况分析得合情合理。他们找到院长理论，院长先生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们，给他们着实上了一堂心血管理论的课程，他们无话可说。他们几乎要相信院方的确是无辜的了。就在他们准备收兵时，父亲告诉他们，他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母亲的死纯粹是一次医疗事故，母亲根本没有什么心脏病。未等父亲问及其姓名，打电话的人就将电话挂断了。

于是，家里人开始了与院方的又一场较量。但是，鸡蛋碰石

头谈何容易？至昨天为止，院方的态度依然很强硬……

“夏丽潘，到你家了，快下去。”有人在喊她，她这才从回忆中醒过来。

她下了车，被几个朋友簇拥着进了自己已经七天没有回来的家。

她的另外几个朋友在她们回来之前就已先到她家，替她打扫了房间，在客厅的桌子上摆好了甜点和水果，还炸了油饼。

一进门，她便和迎上前来的朋友们抱头痛哭起来。

2

母亲去世那天，卓娅就病倒了，她被送进了医院，家里的乃孜尔仪式她也未能去参加。

此刻，她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她的双眼就像是蒙上了一层土的不会转动的玻璃球，呆滞、无神。

对于母亲的去世，她要比家里其他人多一层痛苦，而这一层痛苦她是不能对任何人倾诉的，正因为不能倾诉，她被这层痛苦折磨得更厉害。她真后悔啊！那天母亲喊胃痛，她劝母亲去医院时，母亲是不同意的。母亲告诉她，自己以前也这样疼过一次，父亲给她吃了一种药以后就好了。母亲要她马上给父亲打电话，问问那个是什么药，可她就是不放心，在给父亲打电话告知母亲情况后就叫了一辆出租车，然后死拉硬拽地将母亲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门口，母亲停止了呻吟，疼痛不那么剧烈了，母亲对她说：“咱们回去吧，改天再来看病。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可她觉得既然已经到了医院门口，回去太划不来了。母亲年纪大了，

应该乘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身体。在她的坚持下，母亲还是走进了消化科的门诊室，最终被推进了手术室。

“是我杀了母亲！是我，我怎么那么固执？如果我不那么固执，不强行带母亲到那个倒霉的医院，妈妈能死吗？”

她反复地对自己说着这个已经说了一千遍的话。

“家里人只知道是我带母亲去的医院，可谁也想不到母亲是被我硬带到医院的，如果他们知道实情，一定不会饶了我的，我不能对他们讲，千万不能讲。”她暗暗打定了主意。

“噢，咱们还走对了，是这里，二十七床，瞧，那不是她吗？她躺在那里。”

卓娅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嫂子古丽娅来了！她虽不大喜欢这个俗气的嫂子，但是在表面上，她一贯还是尊敬她的。她赶忙坐起身来，往门口的方向看去。果然，是嫂子和另一个女人走了进来。那个女人三十五六岁，是嫂子的一个朋友，名叫阿米娜。两年前阿米娜与丈夫离婚，唯一的儿子也被丈夫带走，现在是孤身一人在家，听说最近下岗彻底地闲在家里了。

寒暄了一阵后，大家突然都无话可说了。卓娅对人情世故知之甚少，而嫂子是生长在一个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家庭中，十岁起就学习《古兰经》，是一个一天祈祷五次的女人。哥哥之所以要娶她为妻，是因为她实在太漂亮了。当时嫂子在哥哥所在出版社对面的一家干洗店工作，哥哥去送干洗的衣服，见到美若天仙的她，就再也挪不动脚步了。他当下就下定决心，非她不娶。一个堂堂的知识分子，收入、家教都不错，却要娶一个只有高中文化、在干洗店打工、一个月只挣几百元的女人。当时父母家人一致反对，唯独卓娅是站在哥哥一边的。其实，她和家人一样，认

为嫂子配不上哥哥，但是她知道一个男人疯狂地爱上一个女人，是讲不出太多的理由来的。要说理由，也只能是那个女人的外表。对男人来讲，女人漂亮的外表就是她的地位、她的学历、她的财富。是哥哥要和这个姑娘一起过，既然哥哥认为她具备了一切他想要的，家里人为什么要反对呢？何况当时哥哥已三十二岁，早已是老小伙子了，只比他小两岁的卓娅当时也已经是三十岁的老姑娘了。一个家庭里既有老姑娘，又有老小伙还是很少见的，父母早已经着急万分了，卓娅将自己的这些理由无数次地讲给父母听。在父母眼中，卓娅是一个聪明的、孝顺的姑娘，她的建议常常是受到尊重的，父母最终同意了哥哥的这门婚事。一晃六年过去了，哥哥有了一个五岁的儿子。前些日子，他们还盘算着要为儿子举行割礼仪式。可能是因为卓娅当年劝说父母有功，哥嫂对她格外看重，尤其是嫂子，常常将感谢二字挂在嘴边，但卓娅也总是一笑了之，从没有“受之有愧”之类的感觉。总之，卓娅和嫂子完全是两种类型的女人，她们是不可能有多少共同语言的，此时冷场也在情理之中。

“卓娅姐，我们先回去了，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好带过来。”是嫂子先打破了沉默。嫂子叫小姑子“姐姐”，是因为嫂子比卓娅要小五岁。在维吾尔族中，年龄比辈份重要，只要年龄上有差距，无论是什么辈份的人，年龄小的都要叫对方姐姐或哥哥的。未等卓娅回答，阿米娜说话了：

“我做吐鲁番人的吐尔曼饼^①很拿手，是从我一个托克逊籍的朋友那里学来的。我明天做好给你送来。”说完她用一种几乎是讨好的神情看着卓娅。卓娅愣了一下，她想，阿米娜只是嫂子

①吐尔曼饼：一种自制的薄饼，卷了菜和肉，切成段吃。